

乾隆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二

郭有道先生墓碑

漢蔡邕撰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容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正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

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忘。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

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  
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官牆重仞允得其門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  
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  
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徵士頌

二首北魏高允撰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  
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  
之中政以之平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與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合頌

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審審儀型邈逸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

上柱國梁府君墓誌

唐人失名

君諱思字恭其先安定人也昔秦仲伐西戎有功周平王東遷封少子康於夏陽梁山因而命氏其後竦因才著冀以榮稱禮樂弓裘千載不墜曾祖志誠祖從政父當意並立言立德爲龍爲光前史詳矣君幼重儒素長好交遊義及友于信誠鄰里不羨榮貴以素琴濁酒爲娛屬荒郊有事大國用師公奮不顧身掃清邊鄙特蒙

累功加上柱國錦衣綵服宗族爲榮於戲四時流謝易  
往難追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大歷十二年七月三日遭  
疾終於家也春秋八十有七夫人清河張氏閨闈秉德  
婉孌宜家達首終身不移霜操廣德二年八月八日奄  
然長往公有二子伯曰崇壁次曰廣濟孝情克著追遠  
恩深遂展靈儀旋開兆域以貞元九年歲在癸酉十月  
十四日卜麟鳳福慶之穴得鷄犬鳴吠之辰合葬於平  
遙城西北一里舊塋禮也辭曰寒郊十月四序旋周白  
日朝暗黃雲暮愁蕭蕭墳野鬱起荒邱人世此謝泉臺  
路幽雖餘刊石萬古千秋

狄武襄公神道碑銘

宋翰林學士王珪奉詔撰

汾晉之氣蒙於崆峒有如其人武襄之雄始來京師感慨從軍以節自發孰莫不聞元昊蓄姦歸節塞下西邊用兵露甲在野公出大里至於杏林奇謀縱橫以警戎心上顧將帥威名無如來汝陪子秉國之樞盜起南荒乘邊弛防陷邕圍廣妖氛以猖公於上前憤然請討賊失崑崙膏血原州還服在廷越茲累年夙夜廼事匪圖弗宣將相出藩年甫五十公不復還天子爲泣生莫與榮歿莫與哀旂常之載其績有來有勤其初有大其後著德於詩以質不朽

贈尚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誌

宋文彥博撰

夫水之有源源出之深者其流長人之本祖祖德之厚者其嗣昌噫源源深德厚者見之吾祖祠部府君矣君諱銑字挺之本姓敬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今姓取文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有媯裔遷於齊子完之孫以謚爲姓自時厥後胄遂益蕃或占籍於平陽或流居於蒲坂八代祖太尉平陽王有大勲力於中宗載於國書可考太祖晤太和中由鴻臚丞辟北都留守判官曾王父穰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叅軍未幾留判歸老於西河叅軍榮侍於膝下且又嘉是山水樂



其風土乃自河東縣之同果里徙居於是故府君今爲西河介休人也王父沼澤州錄事叅軍烈考崇遠長興中守遼州平城簿與晉高祖有豐沛之舊天福初龍興大夏鳳起晉陽遂以協贊之功亟昇出宰之任授代州崞縣令稍遷并州太谷令帷幄之助居多而綿上之封蓋薄方將偕隱以保天和屬劉氏偏羈於太原選用俊賢縻以要職而又兩宰劇縣再更都轄而考終於家有子二人其長蚤亡府君卽其次也始以蔭補郊社署丞尋辟石州軍事推官太平興國中武車載駕王師有征後主率并民因壘太宗皇帝需陽春之澤封歸命之侯

凡劉氏之舊臣率度材而被用時府君方以旣退便於  
家居且以頤養爲懷無復出入之意雖詔書搜訪州司  
敦遣竟以疾辭不克上道常以杖履浮沉於鄉里頗用  
文酒燕樂於朋友故與進士溫夢說詩舊崇果詔休輩  
有世外莫逆之契藥餌弗驗壞梁斯及以至道二年九  
月三日啟手足於晉陵里之第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始  
娶王氏故戶部郎中丕之女也生慶善之門稟柔懿之  
德天奪其筭先府君而亡有子三人長曰洎今爲司訓  
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次曰淳郊社齊郎次曰淵未  
仕而亡有女一人適史氏再娶郭氏有子一人曰渭府

君以長子登朝。邁慶凡四。追命爲尙書祠曹員外郎。夫人追封臨沂縣太君。娶耿氏。有子一人。曰彥博。卽府君嫡孫。天聖五年春。進士甲科。今爲殿中丞。知并州榆次縣。權倖西河郡事。而耿氏早亡。亦以彥博預殿閣之引籍。邁農壇之展禮。得援恩例。追封扶風縣君。再娶王氏。封永樂縣君。有子一人。曰彥若。應進士舉。有女二人。長適將作監主簿鞠齊鄉。故天章閣待制咏之子也。次適進士成偉。殿中丞元吉之子。府君之次男淳始娶郭氏。冀氏皆早亡。今娶武氏。有子四人。長曰彥先。次曰彥國。其次幼。渭娶王氏。斯皆府君貽謀積德之至厚。故子孫

錫美流光之寢昌也。彥博之生也。後不逮事。捧遺規以  
出涕。瞻畫像而下榻。嘗立侍於父叔。因習聞於話言。曰  
惟府君局量宏深。性資端厚。德行著於鄉黨。仁愛洽於  
族姻。希蜀嚴之沉演。達義易之素履。善教諸子。俾紹家  
聲。惟以清白傳家。不以產業爲事。識者以府君爲林宗。  
干木。西河之後出也。所不至者壽耳。府君棄代之年。權  
窆於里第之西原。今卽真宅。以明道二年十月十七日  
乙酉。得吉卜於靈石縣之孝義原。祖母臨沂太君先葬  
於介休之西原。陪祖之舊封。松檟美茂。不復遷祔。從古  
禮也。禮曰。銘者稱先祖之美。表孝孫之心也。庸刻沈礎。

以識佳城銘曰王父之德柔嘉維則行有枝葉信著金石州黨胥化宗姻是式跌巖文石涵泳典籍美璞中存含華內蘊道屈當世慶流後昆祠曹追命密印推恩綿山南峙汾水東瀾吁嗟佳城茲焉寧止爰石勒銘徽音無已

魏文侯墓碑

宋謝景初撰

嘉祐戊戌歲予爲吏汾州旣至考圖牒則曰魏文侯都之墓在孝義縣西五里東漢郭泰林宗之墓在介休縣東二里蔡邕作林宗碑在墓之側他日泐郡守園池見唐開元二十年孝義令楊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

旁記墓在勝水之陽與其周旋高大甚備至大中十年  
刺史崔駢自孝義移於此且盡敘魏之世系始卒於下  
而於州城之東大中佛寺北廡得林宗碑備刻二辭其  
一蔡邕之文其一記林宗後裔纖息不刻立碑之年載  
推本似隋唐間不知何時移置州城也予遂摹二碑畀  
孝義李令復介休閭邱令訪求二碑已而得魏文侯之  
藏而林宗亡之矣蓋楊氏所建文侯墓側載述之詳也  
惜乎人知愛其碑恐暴露毀折而徙之不知其碑徙而  
墓夷也今林宗墓既不可得幸而得文侯之墓如不表  
識久之則亦削平磨滅如林宗無疑也於是使李令改

石別刻楊氏之碑與其所記墓之所在周環高大并崔駢所列者盡鑿而立之墓側予是爲記其由庶幾可考矣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宋歐陽修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

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城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止藉勇將。况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與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賀文參政啟 宋歐陽修

伏以元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諸禮上伏惟慶  
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  
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柬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  
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  
衡之輕重調元和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袞以代  
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以重熙朝某幸在陶  
鎔惟知慶忭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  
寢膳

賀文相公拜相啟 宋歐陽修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半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  
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  
翺翔逮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  
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畧已取蕩平還居  
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羣生咸遂之和凡  
被陶鎔皆知忭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宋歐陽修

右某啟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異伏惟慶慰恭惟相公  
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縉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  
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

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卽正弼諧之任寔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摯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忭交深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宋歐陽修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張弛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東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修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

惊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宋歐陽修

又修啟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  
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  
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遠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  
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  
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  
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  
卽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  
旨趨賓肥以無由積累惊而徒切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宋張耒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  
睿思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厚德無疆。  
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依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  
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旦。雖  
遵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  
豈不偶爾尙足矜榮。

書狄武襄事

宋蘇軾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  
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

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詠謚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此言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見之眉山蘇軾記

宋將西征禱應克捷碑記 元符二年十月日牒

禮部申準都省送下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林希劄子奉近嵐石麟府西路出師進築堡寨凡所過神祠並令致祭今據統制官王文

板等申石州明靈侯祐助王師皆有應驗不敢一一縷  
陳契勘明靈侯世傳趙氏元豐四年帥臣孫永奏爲祈  
禱有應先朝封號明靈侯經今二十年本路前後出師  
必有冥助今來王師進築靈應尤異伏望聖慈加封爵  
號庶使鬼神効職者亦被褒錄尙書省牒陳奉勅石州  
明靈侯王師濟河問罪西夏元戎愼奉有祈於侯正直  
聰明惟順是助晉寧建壘遂合新秦我陵我阿民樂耕  
牧展茲勝績寔靈之休進封貴公秩冠五等永福并土  
尙其格思可特封明靈公至牒

潤濟侯廟記

宋知汾陽軍事周煒

宣和元年夏五月今提舉秘閣開封李公始領河東水  
事會天久旱川流涸竭而修楠巨梓積於汾之境內者  
不啻數萬計是時朝廷有大營造詔令絡繹公夙夜敦  
促懼不時進而煒領郡纔踰月承命靡安殫思竭慮殆  
非人力可及乃詢父老求神之有功於民者將禱之咸  
言距州三十里有祠曰賀魯將軍在後魏嘗屯兵山下  
水遠士渴馬跑地出泉今疏其流溉田數千頃歲時亢  
旱有請必驗煒乃涓日詣祠默與神約且曰惟神廟食  
茲土有赫厥靈能於此時回枯借潤激三尺之波寬萬  
夫之力吏得逭責敢忘神休史奉祝讀未訖有雲蔽空



來庭廡變夕翌日大雨綿延浹旬一川澎湃洄洑然若擁千兵萬馬如昔時於是圓若楹者方若枳者曹雜而相依若橈者喬傑而特出若棟與梁者結桴聯筏首尾相銜屬邑晏然不勞而辦郡以狀言公異其事抗章請封以爲神寵有旨進五等爵是爲潤濟潤濟之命寔自公啟初祠無額崇寧間郡將許侯上神之功朝廷始以永澤榜其廟時有紀其事曰微名之建煒煒煌煌當有來者繼今以請後十年乃有是封是豈無待而然邪郡人素嚮神平時祭賽惟恐後聞公爲請樂之遠近出金帛以佐完繕者日相踵由是神宇加新威靈益熾汾再

歲大稔神有力焉煒嘗謂神依人而行而人亦賴神以濟二者常相須亦各從其類也是以聰明鯁亮之神必忠孝端莊之是聽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以靖共飭身以正直將使事乘輶攬轡不憚寒暑而藹然忠孝端莊譽孚於上下是宜神之聽之其效如此故一歲之間華資沓進乃知天子式穀而神介之福公有以取之也煒以守臣備詳靈貺且慶公能發揚隱德以聞於朝廼爲序其本末刊寘廟左

超山神祝文

宋知汾陽軍事周煒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十二月癸酉朔初十日壬午中  
奉大夫知汾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管勾學事  
兼管內勸農使兼點檢牧馬事借紫金魚袋周燁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應潤之神惟神惠澤一方民  
蒙其福狀聞于朝以彰休德錫以應潤顯揚厥功燁職  
守茲土獲庇良厚謹遣宣教郎知平遙縣事余彥和涓  
辰致禮明告于神伏惟降監尚饗太守周公守郡之首  
年朝廷以公起山  
神靈應顯著乃賜廟額然額既頒又太守周公出祭  
文俾邑長余公往告焉標系周公門下之屬也懼斯  
文泯缺無以流播盛美爰刻堅珉用傳永久宣和二  
三月立石忠翊郎權縣尉趙安平迪功郎權主簿管勾  
學事張公厚宣教郎知縣丞管勾學事  
張標宣教郎知縣事管勾學事余彥和

勅賜應潤廟記

宋平遙縣知縣余彥和

并汾古良郡也。惟平陶介於二大國之間，又號爲劇邑。邑之南五十里有山焉，名曰超山，勢高且厚，下視邑城。山之巖有泉出焉，源雖微挹，嘗其味清涼而滑甘。耆老相傳，歲遇旱，禱於茲，未嘗不應。彥和試吏茲邑，連二歲春夏旱，率三禱皆應。如響泉之旁，雖舊有祠，而圯壞不修，榛莽不除。因喻所居之民，完而葺之。民自赴功，不日而成。廟宇旣崇，復思名號不立，非所以盡報神之道。且自古有功德於民者，皆載在祀典，故因功德以立名號，所以報神於無窮也。彥和具以事狀白郡守，前後凡再

請皆齟齬不克行。及周侯領是邦也。父母其民。民之所欲。無不從之。於是彥和再狀其事於周侯。卽請於朝。乃錫以應潤名廟。嘗考易之繫辭曰。雨以潤之。書之洪範曰。水曰潤下。茲山之泉。能出雲爲雨。有雩必應。是宜得斯名。而有以祀其功也。今聖天子道格皇天。德被黎庶。日雨而雨。日暘而暘。年穀屢登。海內豐庶。至矣。然猶以道寧神。懷柔之禮。無不備盡。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非特寧處而已。又能受職效靈。以濟萬物。豈非懷柔之效歟。號稱旣降。周侯復作爲祝文。遣彥和卜日齋戒。祭告於祠下。是日闔境之內。老幼畢至。莫不歡呼鼓舞。咨嗟

太息謂非我侯不能克成乃事咸願紀其歲月俾後來者知我侯之惠愛及民德無愧於神而神之食於斯民永永無窮也功無愧於祀典云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修清虛觀碑記

宋謝枋

三晉之地古爲冀州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達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大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所都晉之所封唐之所興地也澤潞以北平川千里鼎足分峙者并晉汾而汾之爲州地高氣爽土厚水深其民淳且重桑麻之沃秔稻之富流行四境汾之盛也漢

唐以來將相名臣古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遙爲汾之  
佐邑其民純儉節用有堯舜之風慷慨好義髣髴子夏  
干木之遺烈況夫山川秀麗物產之富庶人物之雄邁  
而道家之居至於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清虛觀建於  
唐高宗之末年觀名太平天祚中嘗葺之本朝錫名清  
虛百餘年來廢壞不修日月浸久惟元始天尊像僅存  
焉旁穴上穿不庇風雨四無牆垣過者直入罷民遊手  
攘竊滿博聚爲淵藪則所主者非其人也其後得道士  
武太文居之太文質直而好義凡觀之田有所收入用  
以修完棟宇贍給往來秋毫不私於已惻然悼觀之蕪

廢經營攬集不避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朝散大夫裴公憫太文之有志自捐其資以成就其所欲爲而公節操行誼素爲鄉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人與夫旁邑願相其事爭先恐後豪者獻財巧者獻技貧者獻力而觀爲之成於是增大元始天尊像而益之以道君老子之像又爲小殿四一以奉玉皇十二曜列焉一以奉北極十二元辰列焉一以奉天地水三官一以奉真武而北斗列焉凡道堂庖舍無不修整今之過其前者觀其大廈輪奐金碧昭曜出於頽垣廢屋之後庭除潔清壇墀完具出於荆榛白露之中黃冠雲來步



虛逍遙大異前日之呼嘯喧囂也太文誠有力焉然非公以信義率其鄉邦汾之人盡遵奉善亦不能化舊而爲新於是觀之興遂爲西河之巨麗矣自三代之後世衰道微然後道家有助於世故有爲紛更然後知情靜不擾勝焉馳騫夸奪然後知不爭無欲勝焉欺誕矯詐而真者勝焉縱橫排闥而默者勝焉故老子謂絕聖棄智之說將以還淳返樸而已矣漢之文景尙黃老之學止尊其說崇奉之典闕如至於唐祖老子本朝始大其棟宇華其像貌崇奉之儀日以嚴潔是以茹芝煉丹蠅退而羽化者歸焉吐故納新熊經而鳥伸者歸焉以至

福之可祈罪之可弭亦歸之然後其教有以興而其徒有以盛也觀之成功屬武當從事謝悰爲之記因識其風土之淳厚觀宇之興廢與道家之爲教載之於石云

汾州平遙縣葬枯骨碣銘并序

金李致堯撰

蓋聞衛國風之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周小弁之雅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是知死葬之禮古今所重也然生死異路而苦死者其理堪哀非生者孰爲埋瘞壽夭殊途而橫天者其情可憫非壽者孰爲薦享噫枯骨者寔橫天而苦死者也亘古以來間或有之或遭饑饉之難或值刀兵之劫或溺大水或焚烈火賢愚罔間貴賤

無分若崑岡火炎王石俱焚致使屍橫於地骸達於天  
無人收葬深可悲恤且兔悲狐死謂傷類也況至靈於  
禽獸者乎巷埋里葬乃常禮也況其間有親知者乎昔  
潁川黃霸造棺而葬窮氓校尉曹褒買地而葬無主陳  
寵賢守也案行葬洛縣之骸骨致哭聲而盡絕孔車長  
者也冒法葬無親之誅者遂聞上而嘉稱古人若是德  
被羣靈名垂後世顧不偉歟本縣頃自丙午歲季秋二  
十一日大軍破城時有援兵五千人遺民數百戶內外  
生靈約計十萬或長驅不返或迎敵而殂威臨而墜井  
墜河者有之勢脅而自刎自縊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惡

同誅有千里而離鄉者有一門而盡歿者屍盈郊邑血滿道途觸墳天地暴露星霜日往月來股分肉盡親知莫辨男女無分白骨交橫孰可忍邪於是時也僕雖唇齒傷刃幸老幼全生二親遊宦千里歸鄉仰承天地之洪恩深懷螻蟻之謝意至甲寅歲敬從父命與衆特推悲懇哀矜枯骨命工僱力遠收近拾數月之間聚一千五百餘副於中秋十三日卜葬於城西北五里古大墓之北春秋祭享以時不闕嗚呼風吹雨灑淺土尙多未經葬者依青暴白耳聞目見僕等於丁巳歲徧向郊原廣收遠掇半載之間又得二千餘骸於中秋二十七日

葬於叢塚之西。歲時祭焉。至辛酉歲。因井中淘出屍骸五十餘副。於城南浮土耕出軍屍七百餘副。及裏外井中水浸者。命土人淘出二百餘副。諸處尋收。又得一百餘副。於上秋二十五日。葬於前墳之南。時並祭焉。凡此三禮。盡出羣誠。謹書於石。庶永其傳。而作銘曰。哀哉亡靈。生逢運劫。不意天心。深懷忠節。師震雷霆。器橫霜雪。城破家殘。父離子別。避刃者殂。迎敵者折。河井漂流。剜縊交列。驚戶幾歸。敗軍殄滅。千里而來。一門盡絕。不分士民。莫問愚哲。徧地橫屍。滿城流血。郝勇戰亡。彭機計竭。渾歿堯臣。空悲孝烈。嗟爾英雄。嗚呼夭折。我輩推誠。

哀收痛掇廣萃羣骸連開數穴葬禮三修醺筵屢設春  
秋以時祭享不輟日落風悲雲愁霧結鬼泣神號猿啼  
鳥噎寂寂悲墳煙鏤明月皇統壬戌歲上元日立石鄉  
貢進士李致堯撰并書施墳地田贊收拾枯骨梁琮閻  
獻王德成深史協張得柔劉道冲閻彥冲郭儀封

開廣濟民渠記

金張元詰

國之本在農農之資在水水之爲利廣矣大矣原其性  
之潤下功之濟物而注瀉無窮周流不息淪浹之道詎  
非溥哉孝子河者發源孝義之西山百餘里一水自高  
唐之西北會於白壁之左次南二水合流四派縈紆遶

郭東注入於汾其於常也救旱之功爲最郊之西南層巔崇邱屬溪駢壑經積雨支流吞併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三二丈邑東卑下之田舄鹵之地變爲膏腴民寔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民蘇仲禮世習儒業宋淇精通算術以積水窺管知地形高下二公慨然相謂曰今之大旱編戶愁歎孝子河岸高百丈開崖穿壑流渠行水糾多工成之可以救旱今雖不及興嗣歲不亦可乎聞者忻從集功七十五公以已錢代買渠地十餘里費千餘貫就藥家里河口三處卜七月十九日啟土率衆渠長監部入役莫不相勵而樂爲之導及邑之

東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間地之突者削而平坎者積而坦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斷岸則剝木爲槽以通焉積工至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落成三年月日也牛車併人力總二萬二千衆工孫奇等推舉二公作都副水頭立券分水酌之沿渠枯骨以瓦棺葬於寺之陰會朝廷賜廣濟院二公及衆工相謂南北地八晦施院下所葬枯骨利及幽冥名渠以廣濟不亦宜乎且田之瘠者一溉之效稼穡如雲變磽确爲膏腴轉貧窶爲康阜此濟之廣又可知矣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始於一夫之遂成於萬夫之川有儲以聚之有防以泄之



史起導漳水以灌鄴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民自今歌之  
今二子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利寧讓前賢之嘉績也  
哉同時導河者五仇家里王家里仙開觀龍渠皆不就  
獨此渠成焉則二子之功尤有不朽者爰是紀其始末  
俾後世知創始固難而成之非易易也

重修儒學記

金汾陽軍節度使李山

汾於河東號名郡文風不替蓋有卜段之遺焉州學宏  
麗年遠寢成荒圯殿宇傾漏齋廡疎剝殆不蔽風雨西  
廊四楹舊缺未備樓觀欹斜危不可登生徒講誦未見  
安所學之前後雖有輸租隙地而歲入無幾莫償補治

之資以故居者相仍坐視彫敝同知節度權州事康侯  
玉潤甫下車顧瞻恐懼思爲作新之而貲用缺如會州  
有捕盜徵賞錢五十餘萬寄貯公帑侯曰用是以新吾  
學可乎同職者從而勸之議遂決卽委學正王大純率  
禮案主吏郭瑀併取地租見在傭工市材以甲申六月  
乙丑始事至七月癸丑畢工敲者正破者完無者增敝  
者飭殿堂廡宇煥然一新自文宣版位至於鄒兗神座  
各施羅幌黃紅有差壁繪七十二賢就加彩色駕輓之  
前闢爲六齋分序兩廡卽至墻垣甃墁之飾版閣門窗  
之具無不整嚴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汾之庶士未見斤

汾州府志卷二十一  
谷之施畚鍤之運而功已成嘗謂材之難於天下久矣  
君子施政固自不同才小而覺雖不出位猶患未周才  
大而斂至於餘事無所不辦僕目觀勝事賞侯之才有  
餘且知風俗之原也喜而爲之書

嘉禾記 金姜國器

天地之間賦象成形者有萬不同而以罕見者爲祥如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上則慶雲甘露下則醴  
泉芝草類皆不常出則所以爲瑞也嘗考諸圖牒卽其  
實而較之獨嘉禾最爲上瑞何則嘉禾者穀之精也穀  
者生民之命有國之寶政之急務也夫穀之精英者出

則百物阜成其可知已。借使年穀不登民有饑色。雖麒麟在郊。藪慶雲甘露出於天。芝草醴泉出於地。則將何益。是知嘉穀之爲瑞大矣哉。然則彼物果何爲出也。是豈人力之所能致邪。是豈造物之偶然邪。蓋嘗聞之和氣致祥。又曰。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今夫一郡一邑間。豐凶之不同。災祥之各異。無不繫百姓之休戚。百姓之休戚。無不繫吏政之賢否。吏政之失。則百姓受弊。怨譟充積。邪氣姦其間。不能無妖孽之作也。吏政之善。則百姓受賜。懽忻交通。流爲叶氣。不能無祥物之應也。昔魯恭爲中牟令。政有異迹。是歲嘉禾生。河南尹袁安以檄勞

之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豹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  
行而生乃上書言狀帝爲之異是以自古言賢令者莫  
不以魯恭爲首定胡小邑僻在一隅河濱山嶠間風薄  
俗鄙者久矣加之素乏賢令尹恩澤不流教化不宣挾  
姦肆巧愁恨歎息之聲稔聞於田里故向者旱乾水溢  
之患無歲無之大定甲午文林郭君河間人諱震字伯  
起者奉命來宰是邑痛矯前弊其用心也公其從政也  
果其憂民也切弱者扶之強者抑之姦民無所容其迹  
巧吏不得措其手未幾三載政平訟理向之乖爭凌犯  
者化而爲禮義昔之愁恨歎息者易而爲謳歌是以和

氣薰蒸陰陽調風雨時一方之民薦獲豐稔丁酉石州  
六縣被灾者大半獨此一邦歲則大熟俄而有邑人白  
廣王詔同日詣庭而告云有異穀二本相隔數隴合爲  
一穗令嬰然而語曰信如是說豈非嘉禾邪乃率僚屬  
趨而往視之果祥物也迎之以歸於是闔境喧傳觀者  
如堵白叟黃童無不舉手加額皆曰昔之水旱相仍家  
室不保今則樂歲終身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而又祥物顯應者如此非吾縣大夫德政所感其誰  
之力與翌日士民相率趨庭奉酒而賀不知手舞足蹈  
而歌咏滿前已而令乃顧謂士民曰此一境間兩獲上

瑞所謂美之又美者非吾敢擅其美。今明天子在上。衆  
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日月之所臨。舟車之所至。無不  
被潤洽而大豐美。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所以嘉祥爲  
時而出。當與斯民同鼓舞。太平歌咏聖德而已。豈敢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吾聞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昔唐叔  
得禾異畤。同穎獻諸天子。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名  
之書篇。炳如日星。輝映千載。今歸美報上。適其時矣。乃  
緘禾于匱。仍圖其象。具表以獻。先聞于部刺史。部刺史  
達于州。自州而達于京師。上自侯王貴戚。縉紳士流。下  
逮民庶。爭先覩之爲快。咸謂此瑞。天下和同之象。今荐

獲二本乃太和之和也。自春官用事從而太常禮官採  
摭故實聞諸朝堂乃于正月上日稱觴之次寶而進之  
使驚動萬國耳目爲一代美事先以照符用下本所獻  
者廻具聞前議邑人相告曰茲者上瑞並產吾土曠百  
年未易逢此上以見聖朝格天之德高越於西周下以  
見吾縣大夫政迹之異不減魯恭之治中年使千世後  
知吾縣有是美瑞吾縣長揚休天子表獻之力可不備  
記以示諸後

重建超山應潤廟記

金郭明濟

圖經云超山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



餘山城塚記云平陶東南有過山是也唐天寶六年改名超山山之谷超谷也谷行十餘里中有佛舍百福寺也寺東有古神祠應潤廟也廟有井池乃禱雨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縣宰余彥和狀聞甘雨應祈之事因賜額曰應潤廟勅牒碑刻斯具存焉到今七十年矣大定十二年縣令蘭嗣吉亦祈雨卽應勅構喜雨亭於縣署以明應潤之徵也邇來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知丞權縣寇公大夫步至超山應潤廟取水祈雨因瞻廟貌毀舊殿廡摧圯祝曰如獲甘雨願輸俸錢修完祠宇感而遂通雨隨水行信宿至縣三日而俾滂沱矣水還廟而

復雨。世謂迴馬雨也。由是觀之。廟曰應潤。豈虛言哉。卽以清俸充修廟之費。且闔縣鄉里。願施瓦木。人工者源源而來。皆德政感神降雨所致。如此寇公大夫。字伯祥。代郡崞縣人也。自大定乙巳仲春來丞吾邑。特權縣事。庭無留訟。獄無滯囚。鄉無追胥。境無盜賊。優優然了無事矣。乃廣廨署。修學舍。葺弦歌之南樓。引渠水於東郭。百廢皆起。庶民咸和。茲之營建。制度爛然。可觀。前後正殿東西兩廡。龜亭拜廳。挾堂樓門。繪塑一新。皆寇公之所規畫也。於是神有所來。饗峯巒。枯栢掩映左右。爲一方之壯觀。不其偉歟。爲之記歲月以徵其實。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三

河村新潤濟侯廟記 元馮鉉

侯名破羌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侯自樂都奔北魏世祖愛其勇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侯曰卿與朕同源今可爲源氏賜名賀累立戰功封平西王改隴西王卒贈侍中太尉諡曰宣魏書班班可考也初侯從世祖擊西河叛胡白龍至白彪山下馬或墮足躍地出泉後人遂名其泉曰馬跑泉又名源公池疏流濬源溉田數十頃立廟以祀宋崇寧

中鎮將許某祈雨立沛因榜爲永澤廟宣和元年大梁  
營宮室遣使取河東大木時亢旱汾流旣涸知汾州軍  
周煒懼違詔命誠禱於侯大雨夾旬木茂得順流以達  
於是河東經畧安撫使李某請於朝封潤濟侯介邑之  
民亦欽侯之靈可以介黍稷穀士女相與祈年而報賽  
茲村之廟所以作也歲久欲圯父老虞無以妥侯之神  
醴金更新之而問記於余余因敘侯之巔末以垂於後  
時至元二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也

延安兵馬總管袁公神道碑銘并序

元按察副使姚燧撰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

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於陳以國  
陳姓以陳公諡又胡姓袁則肇於陳大夫轅濤塗西京  
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  
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如何世何人所可譜者則在金  
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廸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  
然諾生企景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  
今延安路兵馬總管諱湘字潤夫金之楚國王公佐持  
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惴不自支一日  
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  
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

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  
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  
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歎曰吾  
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忿於  
我者爲日旣久吾死而捐兵民以其其心胡寧忍哉遂  
乘夜載鴟夷濟河歛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  
有二於公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  
宜升臨爲州版公爲帥遣將州兵畧地鄜延悉下之移  
鎮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  
朝廷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兵民方去

危卽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隣境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托處深山窮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立嚴。昭焦舉張華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郡吏。不者。則升之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徇庶耶。一日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家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

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來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土箸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其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僑浮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幸以訟公徵使就辨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尅礪四方形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



繼勞贖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官入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草之省憂人曰我向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剗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歛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剗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加於前老稚日困於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閭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

上然其策讓鄰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卑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某者乎聞者愧讐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輿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疾小加於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厚予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年五十有九以中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臨州太平鄉白汶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

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  
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太原採  
木司女三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蒲察仲德仲適中部  
縣尹張欽用梁出季適屯田總管折叔玉男孫四人長  
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  
囚延安昭勇君至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已心推  
爲巨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統緒家者古人有云觀  
其子可以知父矣明年克良持君書與公事狀碣石墓  
碑因得寃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  
之人生紛綸尙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

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然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  
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乎公於此時克樹  
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憂憂乎其艱哉是可以載  
行事於石見白於後世也銘曰繫袁之先世繼顯賢由  
金百年力本於田起蹕而行篤公之自達時未靖實艱  
初試人求其生雖從雄鳴有距跳跟有翼奮翔臨泉葭  
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撻其悖頑智貧我謀勇怛吾力  
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收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  
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鄜坊我旗樹降千里其驅朝爲  
通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東而矛戟敏而耕桑督而蠶

織而方瘡痂孰爾股剋孰輦孰叩煦手摩撫隣曰時哉  
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釣言不危說進可行丹康肯頤不  
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柩時黃髮髫子枚誦  
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  
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具兼延民之思日遠則亡  
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梁公祈雨靈應記

元張翼

雩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雩斂之人教習  
舞之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  
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爲所祀之先者何哉蓋以二氣良能天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蕤沉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內自秦漢而降因革旣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遣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災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茲距平遙之南有所謂超山者崗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麓臺抱腹諸山對峙獨茲山爲最高路轉峰迴林

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晨煙夕霞燦若畫  
本往往騷人賞客登臨嘯咏窮日而莫能去焉山之麓  
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其上立祠祀之或謂雨暘之  
徵無禱不應宋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是名益著  
聞其或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於道路今侍御史行雲  
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革命攻城畧地  
爲國虎臣績紀太常勛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符  
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袂相屬也鄉民受賜餘  
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  
易概舉朝列公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爲平遙令夏暨

秋旱甚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爲言者乃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雷礮電明香火未收甘雨洪注均浹縣境於是和氣充盈拊蹈布野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以享其誠神非我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人禱祠其或靈貺不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寔不德殆偶然而雨遇歟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是皆恍惚而不可復知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之捷也衆復曰古人有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又何辭焉旣而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仰太息以爲瓦老木腐上雨



旁風無所益障。且念比年以來。水旱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因其故廟。悉易而新之。明年會更官制。遷除於外者。凡十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俸。繼欲增廣之。遂命安君文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近之民與邑中好事者。翕然相率以助貲。先建東西兩廊。後葺闕宮。前立獻殿。不三月而成。復以丹青潤色于神像。於是嚴其鑄鐫。以時啟閉。使褻味燕器。莫敢淫瀆於祀典。罔不懍然。知所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賜額褒崇之意。實自邑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啟之。洎金之大定中。蘭尹嗣吉寇

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作新廟今刻石俱存况我侯涖官一出於家法方其初仕有仁民利物之政今尤頌之如宰介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以溉民田及代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留爲恨如同知于懷孟于郢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於兩廣四川雖在炎荒僻遠莫不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用是聲聞於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易以淺近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鄉人合辭以記爲請義不可以不敏辭嘗本其地之始也虎豹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禽

鳥樂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安知有應  
潤祠邪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怪石之墟以爲鄉人祈福  
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竹管絃之聲游賞  
於其下則山川之盛風物之美登高作賦弔古書懷宜  
其覽者自得之余惟春秋書法喜雨憫雨皆曰有志於  
民者也自祠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經  
歲旱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爲心者惟此鄭公而已是宜  
大書特書而屢書之俾後之爲政者將有所感必以侯  
之心爲心則民可得而治神可得而享矣又念丹青所  
以昭神像也丹青有時而渝廟宇所以蔽風雨也廟宇

有時而敝。後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復知。獨茲山之神。與泉之靈。同宇宙而常存。民托靈芘。宜血食於無窮焉。於是乎書之以爲記。

重修解宇碑文 元王元弼

夫解署之建。原自古以迄今。雖興廢有時。稽其歷譜。則可見矣。粵自周武王伐紂。封大臣高於畢。以是爲姓。其後裔畢萬。事晉獻。乃賜萬爲魏大夫。卽今西河屬郡也。萬世孫文侯斯。列國於魏。當時天下有七雄。魏居一焉。迨乎曹魏立西河國。分此城名中陽縣。後及元魏孝靜帝武定元年。烽燧有警。大城不保。移解於城西北隅。迄

今七百五十餘歲矣。當時卜地建宇。卽今之重脩者也。歷唐正觀元年。邑人鄭興以孝聞朝廷。因改中陽爲孝義。以其世代旋更。歲月綿遠。至於戊寅。皇朝開創。天兵拔縣。廨宇悉爲灰燼。己丑歲。宣差完顏忙答李大答木來撫是邦。建住宅於廨之舊址。於今六十餘歲。其間繼是任者多矣。觀茲遺迹。或知而不問者有之。問而不謀者有之。謀而不爲者有之。及乎至元丙戌。新遷達魯花赤阿散縣尹王恕簿尉周備等下車以來。僑居民舍。或聽政於驛館。或決獄於神祠。莫不肅然而歎。因謀同僚各割已俸不足。仍醵衆庶。明年二月。乃成南北堂東西

二廳計一十六間。又創牘房門樓狴狴。俾舊者新之。卑者崇之。缺者完之。少者增之。乃卜吉日移司於內。遂使政有居。退有寢。庶民有觀瞻之肅。簿書得屬鑰之嚴。四望曠遠。燦然一新。豈不快哉。邑之人士忻然相謂曰。先後遷官。不可勝數。苟延日月。秩滿而去。未有一言及此者。公來能復興之功。不誠偉歟。高嵩輩丐余爲記。固辭不已。勉以俚語紀其實政如此。

梁公祈雨靈應記跋

元楊天澤

僕濫叨恩命。來涖茲邑。視事之初。遍謁境內靈祠。至超山應潤廟。觀舊碑刻。知其封額所自。父老有言。今侍御

梁公亦嘗禱雨獲應惜未有紀於是歸而訪諸耆艾有  
安文美相里德者云教諭張君唐臣已爲之記亟命工  
刊石于以表應潤神之靈于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  
勵來者於無窮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日

應潤祠碑跋

元佑思賢

成大厦者非一木之材製良裘者非一狐之腋而况廟  
庭深廣工役浩繁不資助於衆人豈可以易而爲之哉  
超山應潤舊祠歲久摧毀侍御梁公嘗以祈雨靈應欲  
撤而新之旁近居民翕然相助而爲之首倡者則鄉老  
武用里正朱德曹廣林社長胡邦彥匣刺局提領李仲

文也。縣尹楊侯既爲梁公刻文于石而昔之助資力者不欲泯沒其姓氏俾盡書于碑陰其用意忠厚有如此者因并刻之以示將來庶或有所勸云。豫章佾思賢謹識。

安樂會詞

元佾思賢

伊平遙之爲邑乃并汾之勝地有山兮清且奇有水兮秀且麗有樓閣兮可以登覽有田疇兮可以種藝有桑麻兮可以織紉有鷄豚兮可以享祭風俗返樸而還淳人物居仁而由義雖去古以益遠猶有唐陶之遺意皤皤諸老於焉生聚德邵年高功成名立悟知止之不朽



思貪進之可愧。乃結交於鄉鄰。義金蘭而斯契。踵商山四皓之後塵。繼竹林七賢之先志。追往哲以同遊。永相忘於人世。無榮無辱。無憂無慮。無是無非。無拘無繫。了兒女之婚姻。畢公家之租稅。或圍棋以消日。或賦詩以成趣。或拍手以高歌。或策杖以流憩。春則花圃尋芳。夏則槐庭熟睡。秋則採黃菊而泛酒盃。冬則對紅爐而避寒氣。隨時遊快活之鄉。任分樂安閑之味。斯會也。不爲名。不爲利。聊相與以娛情。且優游以卒歲。

脩廟學記 元仲思賢

元貞元年八月一日。介休縣脩廟學成。縣尹居延田侯

澤以書來語余曰縣之學故在縣治之東中更兵革鞠  
爲茂草大元勃興文武並用詔諸路郡縣官吏春秋釋  
奠先聖先師以時脩其廟宇士能通一經者復其身其  
有茂才異等則歲貢而超擢之由是天下學校始復立  
焉至元甲子閻梅子實來宰是邑與儒生議脩城之東  
南隅買民居一所以爲奉祀之地歲壬申西蜀四川道  
肅政廉訪使古陶梁公天翔繼至始作大成殿於故居  
之前而以故居爲講肄之堂未及訖工而代去後二十  
年主簿平陽王君益仲謙下車之初愛民重士慨然營  
葺不憚勤勞於是邑之吏民相勸率以助資役蓋瓦級

磚嚴飭像貌門牖彝器以次而舉未越月而澤實來乃  
悉其力而贊成其事自惟小邑寡民不敢重爲勞費而  
又當驛路之衝南北往來冠蓋相望朝夕迎送不遑寧  
居第因時之隙日積月累以漸而圖始終三年乃克告  
備今秋上下用釋菜之禮而落之儻辱爲記以風示一  
邑之士庶乎其有以作興焉則澤之願也余念今天下  
之邑號能其官者不過優於簿書期會之間詳於追胥  
督責之末而學校教養能如二君之協心者夫豈不可  
貴者矧今屬筆之意且以作興人才爲言是有不容以  
荒陋辭者故爲叙厥始末因誦所聞以告其邑之士曰

孟子有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信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所謂物則而秉彝者惟其拘於氣質之偏遷於嗜慾之誘或至陷溺其心而不自悟耳古者先王爲是建學立師開之以詩書之訓成之以禮樂之文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與夫六藝之習十五以上則入大學而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然後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莫不因其固有還以導之期於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復其初而已夫然故其爲教易知而其爲學易明此三

代之前所以賢材衆多風俗淳厚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異端並起邪說誣行惑世誣民至吾夫子出  
發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傳於回參伋軻顧孟  
氏歿而諸儒之論不足以及此是故師之所以教弟子  
之所以學悉皆棄本逐末爭利去義上則放於虛無寂  
滅之外下則入於雜博華靡之中雖學校之設其名若  
存其實已亡浸淫及於五季之亂而敗壞極矣近世周  
程朱張數君子相繼迭作實尊信孔氏而得其不傳之  
統著書立言闡發幽秘窮理盡性之微脩己治人之要  
兼該畢舉莫非正義反本以復先王之遺意其有功於

當世豈小補哉。然而世之儒者泥於俗學之僻，未嘗考其已試之效，或輕論而竊笑之。其有畧知慕之者，則又捨近務遠，處下窺高，而不思反之於身，以求其切於致君澤民之實也。今天子卽位，首發德音，以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深勅有司，擇其儒通吏事，吏通儒業者，以備選用。其意已甚美矣。而二君乃於斯時一新其學，又能挺然自立，學乎古人之道，而推之以教其人，是皆宜書之以示來者。邑之士誠能於日用人倫之際，講論問辨，敬守力行，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遠，在一家則爲孝弟雍睦之行，在一鄉則爲謙遜廉耻。

之風達而在朝廷則功名事業光顯於時三代之盛何不可及之有此則先王建學之意而二君之所望於多士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杜氏孝感泉記

元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有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無聲無臭之神天舍誠奚先誠身之道惟孝爲大故王祥之盛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茲豈今不爾太原平遙孝感泉者出於本縣西汾村里杜氏先塋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

沁帥便宜夫人王氏之所指而鑿者也。里自開闢有聚落已來，土脉鹹苦，列井數十，皆螯舌不可嘗，負綆抱甕遠汲他所，民甚病之。帥薨歸葬，夫人扶柩哀慟之餘，相地出井，以供蘋藻錡釜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羣稚歡駭，目之曰孝感。既周葬，遺澤至今賴之。帥諱豐，起跡農畝，金末兵亂，以材勇保據沁州。國初入附，累從戰伐，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虎符，金吾衛上將軍絳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其本州所隸親王亦有旨錫以沁陽公之號，投戈撫字，得人懽心。乙卯夏五月薨，年六十六。遺命還葬西汾州祖塋。沁人留之不可。



乃別建祠堂以奉香火。夫人王氏孝於親睦於族治家教子慈肅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累遷至明威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次思忠自高麗國經歷官遷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總管召拜內臺侍御史尋叅知內省政事改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練達辨博識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病退去。次思問以綏德州知州僉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衆孫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射出仕者依日月之光春秋扈從居家者安桑梓之舊晨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於斯見之矣。

噫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饑渴之求源源無窮杜氏之子孫日夜蕃衍供家國人才之用亦源源無窮臨其亭甃飲其清冽鄉里不能知所自爲忘本子孫不能知所自爲忘孝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月初五日記

應潤廟祈雨靈應記 元武亮

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感而遂通者神也夫天地鬼神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方皇元大德之四年春迨夏無雨黃埃彌空蹇陽肆虐二麥乾稿草木焦卷人民惶惶有離散之歎適達魯花赤完顏

太帖木兒受勅命來監是邑公善騎射美容止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祗慎厥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  
不爲表襮聽事之際以歲旱爲閔於是修雩祀作土龍  
遍謁縣內神祠禱之則輒無一應遂詢諸耆老有以超  
山應潤侯言者公是日齋戒躬詣靈山謁神宇嚴香火  
極誠敬累身致禱不旋踵而玄雲四合洪雨河注越五  
日公以牲醴用答神貺輒又雨均浹縣境于是二麥舒  
榮草木滋茂秋遂大稔本縣儒吏溫仁甫翌日踵門以  
記爲請用示將來以表神侯之靈應者也歎辭不獲已  
姑以公放心之由神侯靈應之實以紀之且山林川谷

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况吾邦超山應  
潤之名先賢祈禱之實鄉先生教諭張公已備言之矣  
不必喋喋云耳夫感應者在神之靈人之誠幽明感通  
如響之應聲耳藉神之無靈人之無誠焉能致感應哉  
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神之靈則不  
能歆公之誠非公之誠則不能感神之靈幽明旣交是  
誠意接矣昔張雍士遜爲射洪令適歲旱禱白崖神卽  
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我完顏公禱超山之  
神卽雨則與士遜何異哉於是乎書之時大德六年歲  
在元數攝提格孟夏一日記

元遺山先生超山題名跋

元溫仁甫

大德六禩壬寅，裝實前一日，謁講主標月老人，經留二宿，登臨觀覽，奇峯削壁，林木豐茂，東壁見遺山先生筆跡，又源祠有景氣清淑，平泉遠樹之歎。先生常作詞云：一笑青山頂，未受二毛侵。於此可見賢人之心，不以利名拘其身，仁智樂其樂也。刻諸于石，以紀其末。

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戶梁公神道碑

元魏初撰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子唐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其子孫以國爲氏。如梁宏、梁益耳、梁嬰、父輩爲晉大夫，汾晉地，平遙其屬邑也。公之先家

於平遙者其世蓋久然自公始大著祖諱顏父諱秉鈞  
好施與鄉人以長者稱之娶郝氏生子七公其第三子  
也公諱瑛少有大志勇力絕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  
所在郡邑望風奔潰戊寅元朝太師國王領兵南下公  
曰天也死填溝壑何益乃率衆詣軍門上謁卽授元帥  
左監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  
招誘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賚沁徑太行大  
勝懷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陞征行都  
元帥以縣行平定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戶口蕩析  
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

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檄公進兵。仙大敗。卽棄城走。己丑入覲。適改定天下官制。特授公金符。御前千戶。明年扈從南征。至鳳翔。俾西徇宋地。西和興元。十數城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前其鋒。與金兵戰於鈞之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他將以糧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隸麾下者。悉得不死。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者。俾籍於民。幾三千餘人。乙未。從元帥增海甘不入蜀。宋人守瞿塘。衆不克進。公作皮渾航以濟。增奇之。奏權征行萬戶。留鎮興元。戊戌。又從塔公圍資州。踰月始下。塔怒。欲悉坑之。公曰。今始得

一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塔善其說。公喜曰。吾起身鞍馬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所全活者亦不下數萬計。壬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禿薛擒其四川制置陳隆之。成都平。丁未。公年五十有七。告老不允。詔公充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安五路萬戶。治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戶。公以太原甫定。民多離散。懇聞於朝。給復三年。於是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戶。刑簡令信。境內以寧。丙辰三月十九日。卒於家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六。越五月。葬於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也。夫人溫氏。子男四人。曰羽。太原路管軍千戶。曰天翔。少中大夫。西蜀四川



道肅政廉訪使曰珙早喪長卽翼也遷成都轉運使女  
四人平遥李思齊忻州長官塔察京兆路兵馬總管馬  
祐太原路鎮撫都彈壓李燦其婿也孫男一十人偉宣  
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偶傑秦王府侍衛補太原路管軍  
千戶佐時中時正鴨水縣主簿時仁時義俱有立志女  
一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曾孫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  
思敬行軍千戶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  
雅謂碑銘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序而銘之銘曰  
天地草昧間氣鍾豪傑秉機騰其中漢唐之初如囊鋒  
聖元乃有平遥公公之譜系嬴本宗世稱善人服於農

風之從虎雲從龍千載一時公實逢萬夫肝膽誰爭雄  
批秦挾晉天爲紅望之而畏罷與熊其心休休如有容  
救降釋俘扶疲癯并氓至今猶呼翁天之報施亦已豐  
若子若孫咸登庸麓臺西原汾之東龜螭有文圍有松  
千秋萬祀何終窮

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使梁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元監察御史李元道撰

公諱天翔字飛卿梁姓世爲汾州平遙縣人曾大考顏  
大考秉鈞娶郝氏考瑛多磊落有當世志便騎射以拳  
勇聞佩金符御前千戶尋升都元帥五路萬戶娶溫氏

生四十公其季也公生而卓異未冠能樹立讀書通大義弧矢之藝妙絕一時尤邃國言家素武弁獨以文階起歲丙辰尹平遙縣時公年十有八克自振厲有夙成風每召邑老十餘輩禮以酒食詢以民事衆老皆曰可而後行會歲旱境內饑問以救災術僉言東南縣可兩舍有神曰超山致雨賜弗爽公乃自責不德一禱而雨是歲大稔民勒石以頌中統五年制受同知懷孟路與魯總管府事至元九年授從仕郎介休縣尹邑當南北驛衝藩邸絡繹使輅蜂午迎候供億不擾而集建學勸農井井有條承制簡兵編戶以戍南方公第民衆寡甲

乙爲伍少老服其公平用部使者薦十三年授承直郎同知郢州州初附兵氣未戢人懷反側羣不逞聚而爲盜前政不能制公捕得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於是豪猾畏縮一境帖然而後發廩庾賑單貧恤孤遺撫創罷修校宮葺津梁開陂澤課民力穡野無汙萊州之滯事留獄裁遣一空御史臺才之授僉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嶺海瘴鄉人多不懌於行公毅然赴上部按郡邑摘發姦伏以舉職聞遷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百姓者宣慰廣海貪墨厲民土豪黎德因之爲閥公劾奏乞選望臣以代朝廷然其請海徼遂寧改奉議大夫西蜀

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歲薦饑。蜀山水四塞。權販路絕。公言諸主者當發廩以周饑民。會議上聞。公獨曰。報下則民殍矣。朝廷罪責償其身任之。衆莫能奪。遂發糧四萬斛。舉郡覃焉。桑哥柄政。遣使校天下錢穀。檄公分理。時皆希旨肆暴。公寬猛適中。不事剽剝。時論多之。廉邵南郡建言。思播入番蠻貊所家。怙險莫制。盜弄我干戈。虔割我疆場。宜遷其右族。郡之便。且選良撫臣。使之知懼。朝廷後以宣撫殿南服。由公請也。授奉政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上。二十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公下車。白曰。南詔衆夷變服無常。而

守臣綏御乖方得不爲將來之大戚乎訪軍民利病得  
汰冗員薄稅歛省驛傳遷土官恤兵政已逋懸布威德  
懷遠人切治體者二十餘條乘傳以聞世祖皇帝深所  
嘉納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公往賑還日奏對稱  
旨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西蜀四川道肅政  
廉訪使命下疾革至元癸巳七月四日卒於都城寓舍  
春秋五十有五子時中等以樞歸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  
葬縣之麓臺先塋夫人周氏太原鼎族子男六人曰  
時中朝列大夫信州路總管府治中時正承事郎清河  
縣尹時仁忠顯校尉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時

義承事郎成紀縣尹時智時信未仕女三長適將仕郎  
懷孟路鈔庫大使劉自得次適沁州杜仲箎季適宣使  
相里輔孫男一十一人之材從仕郎保德州判官之楹  
之拱之樞之權孫醜間延童孫女二十三已適將仕佐  
郎萬泉縣尉茹春承事郎太谷縣尹張伯顏不花忠翊  
校尉管軍千戶寇彥禮集賢院宣使李完澤寇州長官  
李答答曾孫男八黑黑頑頑霜臺曾孫女二幼時中狀  
公行事走京師泣懇曰先公棄諸孤養旣克襄事歷年  
二十矣與先公聯事久莫子若知先公之素亦莫子若  
敢以銘墓道請公資易直不置府城鄉黨稱孝友喜文

士樂推挽後進蒞官將四十年理民爲循吏執憲爲才  
監司轍迹所旣威惠並著嘗治官書必察吏之賢否有  
以小罪當笞其人懇以母老且病願沒身不齒仕版自  
贖公惻然釋之論者以公有公輔之度云銘曰維金其  
符維壁有蒲父撝元戎子爲大夫梁氏曰媽四葉始大  
司牧司憲遐邇畏愛弱齡植節白叟是從教孚百里澤  
普九農天討南方索兵毗籍臚分殿最毗妥兵集繁郢  
之孺靡爲盜區殄厥渠魁乃苗乃畚嶺海之南蛇虺之  
窟有來冷風廓清瘴毒粒民之饑鋤吏之姦威行務川  
德被岷山下詔行臺民勞官沸露章入告交泰庭階南



人是惠帝曰俞哉處汝南黎共領春官哺我東夷四遠  
身周幾半天下使指蜀臬吾將稅駕哀中其壽天畀其  
才胡不百齡吁嗟公哉汾流蕩蕩晉山屹屹植石饒銘  
以表寔窆

杜思敬諡文定議

元人失名

培之厚者其根大德之深者其澤遠故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杜思  
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  
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任御史臺都  
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皇獨

量其忠命。涖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司左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及爲中書左丞。彌綸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爲格君之本。以安靖爲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諫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累朝。可無美諡。申示褒旌。謹按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諡曰文定公。

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

元弋穀

以人之身爲身。則人亦身其身。以人之家爲家。則人亦家其家。已之身。非人之身乎。人之家。非已之家乎。古之君子。一視同仁。物我無間。奮不顧身。以濟人利物爲已任。視人之害。猶已之害而去之。視人之利。猶已之利而爲之。實德久孚。輿意同感。或捐軀以報之。或奕世以祀之。猶恐不能盡其心。是以南陽遺父母之愛。宏農羞絃歌之薦望。峴碑而感泣。藏甘棠而弗剪。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沁之爲郡。襟三晉。帶兩河。扼南北之衝。變故之際。憑阻而觀望者。蜂起蟻聚。于時之民。可謂難安矣。烽燧旣息。版圖一定。以葭爾之荒區。當出師之要路。以瘡

瘼之疲俗應倉卒之急賦其政可謂難平矣土隘而多瘠民勞而易貧生財之道甚少而用之者夥其治可謂難治矣合數者之難而我元帥杜公一以誠意處之未嘗以夷險芥蒂于胸中故能制其二而懷其柔安其邇而來其遠阡陌荆棘衽席塗炭均徭賦賑乏餒四十年間政平民安課其殿最視他郡爲優此其章章著見于人之耳目者惜乎其績未究而遽有拂衣之歎此人之所以思慕痛恨而不已也若夫家世之系出處之蹟則碣銘存焉茲故得而備述之蓋其敦本抑末尙實惡華勇于去惡篤於撫善小民號泣哀慟之聲達于遠近是

豈偶然哉中書楊君以朝命宣撫是邦期月之間親閱政迹况於公有二十年之舊故其知之審而詳之深一旦集僚佐耆老而諭之曰卽公始闢此境還定勞來以迄于今旣肉而骨又壽而脉矣功德所著不爲不多今不幸而逝其忍遽忘之乎祠而享之亦報本之禮也僉曰此衆人之素願也重以王恩優渥廟貌俾新榮上公之號腆血食之祀報功崇德一遵古典上下之情不約而同誠之不可揜如是夫遂卜吉地旣堂而且豫焉以爲歲時酬奠之所仍謁僕以紀其實辭不獲已因謂自古人正學之廢而誠意之道間見于勇烈剛毅之士蓋

以性質之端。穀資稟之渾厚。故其善言善行。皆自誠意中發見。傳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而上之所以嘉公之勞。而厚報下之。所以感公之德。而不忘者。其以此歟。僕非知公者。蓋聽夫邦人之頌如此。故樂爲之書。與夫色仁行違。以竊時之聞者。固有間矣。歲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記。

呂簡肅公神道碑銘

元虞集

公名洸。字蒙甫。大原汾州西河人。蒙泉者。大濟王鉅書而錫之號也。性篤實方正。承乃父彰德公教。潛心性理。旣冠。觀光京師。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秩滿。辟

內府史復授承事郎監豐稷倉論課爲京倉最遷通政院照磨能聲丕著大定甲子朝論以公優於理授承直郎備用庫副非素志不拜又除河間等路鹽運使經歷以疾辭時中正院狄公知公抱負授承德郎都府經歷公勉就職擢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將行復拜太宗政府左右司都司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首言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倉謹邊關修武備其貪鄙罷懦皆苗莠髮概之其治績顯然者薦諸朝天歷初四川兵叛公守省湖廣料賊兵必東乃督行省平章劉妥恒等分兵守歸峽潛授方畧

謀知有備不敢東使大江南北得奠枕者公之力也由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既至興學校厚風俗按海南四郡明年按海北五郡訟息化行高城深池以備盜浚渠立棚以防姦揚威有堂以習武通極有關以禦暴寇至弗能害寇退老稚相泣曰微呂公吾屬俘死矣有疑獄參伍得失俱賴以免嶺海之間去天日遠民之鬱抑多未獲伸公洗滌冤滯不可勝記南閩洞蠻構難誘陷鄰境公單騎叩賊巢來降者以萬計剪木通道冒險夜行旦暮不得息人不能堪而公處之晏如先是客死海南者皆委之水火公惻然拊俸金市雷



陽高壤地，垣以護其葬，屋以庇其祀，名其堂曰澤幽。化  
沿南土，聲達天朝，上遣使特賜服以勞，加中憲大夫，移  
遷嶺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凡所行悉如海南北，其孤寒  
子弟，公割俸延師以教育之。民告饑，吏白當聞，公曰：「比  
聞動淹旬月，吾不忍赤子之絕於乳。」亟命發粟賑之，墾  
屯田，教樹畜，凡爲民興利除害者，汲汲而勇爲之。至順  
三年四月十九日，第浹歿於家。公聞之泣曰：「二親年邁，  
一第又亡，其能居乎？」乃歸省親，老幼遮道垂涕，不忍別。  
就道，詔加亞中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  
遑赴任，亟歸。途中聞乃父恒齋公已歿矣，丁父憂服除。

起爲襄陽路總管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既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戒告申之以懇切未數月襄民大化丹夫子之宮牆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明勉勵揭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起新社稷壇葺三皇廟凡庫局亭碑廓而宏之備水滌防姦慝便於民者知無不爲凡爭訟積年不決者決於公之一言有誣服殺人者在禁六年五府不能明公竟免其辜有妖言惑衆者株連數郡止坐首惡餘誣者得自白禱神雨應拜火風回甫歲餘以侍親歸襄民泣留者數千人丁母憂服闋詔加公爲刑部侍郎公遂於

律學審事平允聲譽甚著丞相脫公偉其才平章王公引見上上記其桂林之政特賜服以寵異之大名大府也是時上方勤恤民隱慎簡守令公作新治化乃授公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既至修明政教丕變舊俗餘如尹襄陽而加詳焉至正甲申秋七月水大至幾入城公督官屬堅隄防民竟免害及羣盜起大掠燕南而齊魯尤罹其毒忽賊騎兵數百至時夜未半公方巡警聞之撤西南二門橋梁把截衝要謀知不可入賊乃退會臺議各道憲長公以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

廉訪司使十年而重來老幼咸乘風濤而至如復見其  
父母焉雷境有譚福旺者據險遠擅脰剥其民或忤已  
必因官府文致其死或竟殺之其勢延水陸數百里有  
司莫敢問帥府懸捕盜之賞譚持檄遍虐其鄉俘平民  
以獻曰此盜也又執傍近之人以告曰此賊黨也凡百  
十人有司通爲姦利獄久不可決會陳斗柄被追攝與  
捕卒相拒譚大煽其虐無辜甚衆吏更蔽之公亟命捕  
譚至罪如山積一一欵服礪州民羅仲仁與譚並稱二  
豪逮治之罪尤甚於譚二酋服辜海民始得安縣吏有  
強委禽迫良家女爲妾者女家不願適女過市捧而訴

之重辱之。女憤投水死。憲府按吏以法。有二商船遇盜。盡劫其貨。商之徒十九人。浮以登岸。告岸之父老。因執以爲盜。獻諸官。有司弗察。憲府問之。得其情。罪執者。求真盜。有商郭艤。舟白沙浦。夜遇風。登貨於岸。岸人掠之。而韓氏兄弟適至。得所遺物甚微。郭詣韓取之。欲盡償所失。有司以盜論韓。而白諸憲府。得其情。謂韓拾遺非盜。按律免之。徭人寇遂溪石城及海康諸鄉。官府驅賊退。民有執盜後者。繫獄。吏用其辭。以爲皆鬱林博白民。移文捕之。博白吏械良民與已讐者六人。以致憲府。問得實。皆釋之。凡如此者。皆足以服民志。使荒遠之人知

國家法度不可犯。憲府政治不可欺。賄賂黨與之不可恃。誣罔羅織之不可行。此其畧也。至正六年。除嘉議大夫。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赴任。歿於海北雷陽之民。如失所恃。以聖恩扶還靈柩。葬於洪哲里先塋之次。前夫人吳氏。祔及請謚。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謚簡肅。然內助之功。再娶王氏。方氏居多焉。公二子。長曰權。次曰楷。一孫曰達海。帖木兒凡公自筮仕至屬纊。其行狀則河東田渭棗陽縣尹徐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潘迪等之所撰。乃子權謹書而備錄之。屬予銘焉。銘曰。於皇聖明。龍德在淵。鑒茲臣庶。

念無遺賢濯濯桂林司憲之貳服其父訓奉職盡瘁乃  
錫天章以畀其家惟久惟恒則於汝家帝開明堂召用  
舊臣寢貳憲部秉國之鈞上憂遠人信任是使郡府使  
節往稱其使睠茲島夷海波間之要荒弗治從官實來  
寄重事煩不遑眠食不以細務弗及心力商困於盜脫  
身自歸反爲吏執加以赭衣民有室家吏欲強婚迫之  
自沉孰究其寃民有強梁恃險爲姦奪貨殺人有何憚  
鰥捕盜有賞盜不時得平民怨家桎梏爲賊留獄無驗  
至正六年毀家殞身誰爲之言凡此之流善良瘖瘂狙  
詐壟斷何適非賈蜂螳搶攘職此之由不渙其羣吾民

曷休煌煌繡衣旣信旣久無情之辭一見立剖羅織鈎  
籍畧不得施蕩蕩其安于于其隨父母妻子晝耕夕寢  
惟蒙甫公貽我豐稔惟皇聖明當守念茲遠人所安錫  
召以時歌以蓼蕭燕以湛露遂相斯朝百福來胙